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十六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

宋 王與之 撰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聚土曰封謂壝埒及小封疆也○賈氏曰封人與大司徒設社稷之壝相左右故在地官為職首胥徒多者以畿封事廣故也○鄭鍔曰論語有儀封人左傳有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説者皆謂

典封疆之官然以經攷之有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有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又有掌疆之官官雖闕而康成以疆為界則所掌者封疆之界矣此封人若為掌封疆之官則宜與掌固等並列今列於地官專以設社壝飾牛牲為職則非典封疆之官明矣○徐卿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乃列於比長之後者葢民為貴社稷次之

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

史氏曰封人掌設壇壝唯王有社壝而於國則設社稷之壝也夫壇也壇在中而外爲埒埒故謂之壝舉壝則知有壇矣畿封植其所宜木嚴其界限使無犯

○鄭鍔曰攷大司徒於邦國都鄙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又言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俱謂聚土爲封則知康成聚土之說爲是司徒制封溝之封制其法也封人爲聚土之封爲其事也惟其爲聚土之事故於王社則掌設其壝又爲畿封而植木以爲表於諸侯國之社稷亦掌設其壝爲之封土以表其界之所非特王社之畿與諸侯國之封爲然造都鄙表封域亦然蓋俱循大司徒所立之法而爲壇壝埒埒與小封疆也○愚按䟽說畿封見大司徒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

鄭康成曰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　○賈氏曰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

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史氏曰封其四疆為建國設也封其域為建都邑設也○唐氏曰如是則内諸侯之制與外諸侯同也

鄭鍔曰說者謂天子有社稷諸侯受命於天子則有社稷封人掌設王社壝而不及稷乃為諸侯兼設社

稷之壝何耶余以為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為民立社曰大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為民立社曰國社觀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天子之制有社而稷從之自漢以來謂之大社大稷若夫王自為立社四方各以其色之土上冒以黄明為天子之有土是為土示而稷無預焉封人所設之社壝謂地㕝所以不立稷也至若諸侯之有功德者天子乃取王社之土各因其方苞以白茅使之立社稷是為侯社

封人不為設壝也惟其為民立社則必立稷乃為之設其社稷之壝使之有土穀之神則知務農重穀矣

○史氏曰王社侯社皆不置稷者王與諸侯以賓土地為任也大社國社有稷侑之者民以食為天也

○陳氏曰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稷配以柱商時又易柱以棄其功利足以侔社稷王與諸侯皆三社二稷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位則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

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主則用石為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説蓋有所受先王之制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歌載芟秋報歌良耜此祭之常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祭大故大烖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衈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災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罇大罍其樂應

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此皆因禮樂以致其義

令社稷之職

鄭康成曰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鄭鍔曰諸侯當守社稷之職又慮其廢而不祀封人則令之使無敢廢職如是則其國之民亦為社事而單出里為社田而竭作為社祭而共粢盛亦不敢失其職○劉氏曰封人既設其壝令匠人設五方之土築其壇焉

史氏曰大司徒設屬所以教民者已備然後得以立社稷之壇壝奉社稷之牲牢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然均是神也曷先於社稷蓋有國有家者當以

土地為重孟子言諸侯之寶必以土地居首記亦曰家主中霤國主社豈非國家所重有在於土地乎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音福衡置其絼持忍反共其水稾古老反

王昭禹曰飾謂飾以文繡○陳氏曰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飾黃駒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鄭康成曰飾謂刷治潔清之○鄭康成曰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史氏曰衡以系其絼也○鄭司農

曰緣著牛鼻繩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同名皆謂夕牲時也○鄭康成曰水稾給殺時洗薦牲也○賈氏曰水以洗牲稾以薦牲

薛氏曰祭祀以牲為大故王於命官而養則齋戒沐浴而朝之其於卜日則擇毛吉而育之至於祭之日則親牽牲而入于太廟未入則迎于門既入則執其引以見神之所歆享者在是也夫以萬乘之尊而從事於牽牲之禮一毫不備則無以嚴天子之禮飾其

牲者崇其儀也設福衡者防其觸也置其絼以備用也共其水稾以致潔也○王氏曰封人言掌設王之社壝封疆而樹之則以飾土事為職故使之飾牛牲以牛土畜故也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鄭康成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鄭司農曰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毛炮之豚爓去其毛炮之以備八珍○鄭鍔曰說者謂所飾者牛牲則所歌舞者

亦牛牲耳又及毛炮之豚何也八珍之物炮豚居其二其法則聚豚而封之實棗於其腹中為馬蝨決以稻粉調以醯醢然後成祭祀則用籩羞之豆實此致美之尤至安得不歌舞以致之

凡喪紀賔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易氏曰喪紀有奠牛賔客有牢禮積膳之牛軍旅共犒牛大盟有載書之牛其牲皆如祭祀之飾敬其事也○鄭鍔曰夫牲取可以為禮足矣乃每每致飾然

後用何哉蓋文有餘而物不足失之僞物有餘而文不足失之野欲華實相副則飾不可闕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陳君舉曰鼓人舞師不隷宗伯而隷司徒蓋亦野用之也凡野事則為之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鄭康成曰音聲五聲合和者○賈氏曰單出曰聲雜

比曰音○史氏曰鼓專於陽金為西方之物有陰之義凡進皆鼓凡節皆金陰陽之義不可偏廢也○鄭鍔曰此教六鼓四金則不止於鼗又況小師掌教鼓鼗瞽矇亦掌播鼗注專指為教眡瞭不可也若教眡瞭亦不過奏樂之際可節聲樂耳乃若軍旅田役安用彼為哉○賈氏曰節聲樂者雷鼓靈鼓路鼓晉鼓也和軍旅者即鼖鼓鼓軍事也正田役者鼛鼓鼓役事也○史氏曰聲樂之作綴兆舒疾以是節之軍旅之

起坐作進退以是和之田役之興往來甘苦以是正之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鄭鍔曰能知聲者或不能為器能制器者或未必能
知聲鼓人知聲者也韗人為鼓者也為鼓者大小長
短儻不中度則知聲者欲其聲不爽可得哉故上言
教擊鼓之法此言教為鼓而用之之法然則教為鼓
者教韗人為之先儒謂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則失之
矣○易氏曰以六鼓聲用攷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

鼛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至冥氏則用之以敺猛獸矣路鼓用於鬼享至大司馬則用之於教戰大僕則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之鼖鼓維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又鼖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要之聲用各有所主所以不容不辨

以雷鼓鼓神祀

鄭康成曰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劉執中曰按大司

樂雷鼓禮天神是鼓神祀也　○鄭鍔曰天神變化無方雷者天之聲故名雷者以鼓神祀則宜

以靈鼓鼓社祭

鄭康成曰靈鼓六面鼓也　○劉執中曰按大司樂靈鼓禮地亦是鼓社祭也

○鄭鍔曰地道有形可見而靈者神之降而有驗故名靈者以鼓社祭則宜言鼓神祀鼓鬼享不言地示乃曰鼓社祭何也記曰社祭土而主地蓋社者地神之尤貴言社則地示見矣觀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

示之禮亦只言以血祭祭社稷意蓋類此

以路鼓鼓鬼享

鄭康成曰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劉執中曰按大司樂路鼓禮人鬼是鼓鬼享也

鄭鍔曰先王之道大而無所不通而路者道之大故名路者以鼓鬼享則宜

史氏曰天神之祀用雷鼓雷固無形主乎陽后土之祀用靈鼓靈固異神主乎隂宗廟之祀用路鼓路固

為大主乎祖

以鼖鼓鼓軍事

鄭鍔曰國之大事莫大於戎鼖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其聲尤大鼖大也○史氏曰軍事欲與衆共聞也字或為賁賁亦大也故宜用以鼓軍○易氏曰大司馬所謂諸侯執賁鼓是也

以鼛鼓鼓役事

鄭鍔曰用民之力宜緩不宜急鼛鼓長尋有四尺倨

句磬折其聲尤緩字或為皐皐亦緩也○史氏曰鼛高也役事亦欲與衆共聞也故宜用以鼓役事○賈氏曰詩云鼛鼓弗勝起役止役皆用鼛鼓也

以晉鼓鼓金奏

鄭鍔曰金奏者西方之聲陰之屬也陰以退為主陽氣導之乃進晉鼓長六尺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其名曰晉晉進也以進為義故宜用以鼓金奏○史氏曰金奏編鍾以是發

之樂之始作進而未已也○賈氏曰作樂則先擊鍾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云先擊鍾次擊鼓則是擊鍾後即擊鼓故曰以晉鼓鼓金奏

王氏詳說曰路鼓用之於人鬼至司馬教戰則王執路鼓矣晉鼓用之於金奏至司馬教戰則軍將執晉鼓矣鼖鼓用之於軍事至辟廱作樂則鼖鼓維鏞矣靈鼓用之於社祭至大司樂用之於祭地示是又不止於社祭也路鼓既用之於人鬼又用之於教戰至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是又不止於人鬼與教戰學者當知六鼓之為用不必知六鼓之為制

以金錞音淳和鼓以金鐲直角反節鼓以金鐃女交反止鼓以金鐸待洛反通鼓

王氏詳說曰四金之名三見於大司馬惟錞之名不見於經内見於漢之太子樂

鄭康成曰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陳氏曰國語曰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

也又黄池之會吳王親鳴鍾鼓丁寧錞于振鐸則兵法固用錞矣○王昭禹曰以金錞和鼓鼓唱而和之鄭康成曰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司馬職曰鼓行鳴鐲○賈氏曰按詩鉦人伐鼓鄭注以為軍行所用與此不同者以其動靜俱用故也○王昭禹曰以金鐲節鼓鼓行而節之

鄭康成曰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賈氏曰按左傳一鼓作氣再而

衰三而竭衰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鐃○王昭禹曰以金鐃止鼓鼓退而止之

鄭康成曰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賈氏曰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王昭禹曰以金鐸通鼓鼓作而通之

項氏曰四金惟金錞用於樂餘皆軍事此以大小序

錞大於鐲其形圓鐲小如鍾鐲無舌鐸有舌

鄭鍔曰古人之制有鼓以作樂必有金以止之其說

以為鼓之擊也無以和之則其聲單出而無鏗鏘之

美必和之以金錞鼓之鳴也無以節之則其聲大長

而無節奏之次必節之以金鐲鼓有時欲其止鐃鳴

則擊者必休息而不作鼓有時欲其通鐸鳴則擊者

必急疾而不徐四金用於六鼓猶陰之於陽水之於

火相齊相成說者謂錞有淳和之意故可以和鼓鐲

有獨立之意故可以節鼓鐃有堯然而高之意故可以止鼓鐸有絡繹不絶之意故可以通鼓理或然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拂音舞者

黄氏曰祭祀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鄭鍔曰或謂祭祀用舞固不止於兵帗此所鼓者舞何也天神地示人鬼皆鼓人所當鼓而不及百物之神彼其神之小者有用兵舞帗舞之時雖止於二舞鼓人亦當鳴鼓以作之也神之小者或能為人捍

患故用兵舞或能為人除去不祥故用帗舞兵舞本用於山川帗舞本用於社稷小神之功或近似之所以得而用焉○易氏曰舞師言凡小祭祀則不興舞今以兵帗而用於百物之神何歟蓋有功於民載於祀典則非小祭祀也

凡軍旅夜鼓鼜

鄭康成曰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鄭鍔曰軍

旅所止尤以防夜為懸鼓人之鼓鼜所以警之也其鳴之鼜所以致其憂戚之意○薛氏曰鼓軍鼓者鼖鼓也鼜其聲也

軍動則鼓其衆

賈氏曰軍動謂行前向陳時○項氏曰鼓其衆作士氣也經曰鼓人皆三鼓曹劌曰一鼓作氣

田役亦如之

賈氏曰田獵圍合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大司馬云鼓遂圍禁

史氏曰所以作士氣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

項氏曰日為月勝故食於朔月不受日光故食於望是皆陽為陰所勝故鼓以救之助陽氣也王親鼓之鼓人詔之耳○賈氏曰大僕云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亦如之按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固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王昭禹曰

日月之薄蝕隂陽之進退人事何與其間哉而古人有救日月之禮蓋其以裁成輔相為事則隂陽之運有不由其道日月之明有不用其行必反之裁成輔相之事焉王之於日春朝不廢朝王之於月秋暮不廢夕則其於救日月而鼓之固王之事有司特詔之而已

大喪則詔大僕鼓

鄭康成曰始崩及窆之時

王昭禹曰自雷鼓至通鼓則鼓人之所辨自凡祭祀至亦如之則鼓人之所鼓自救日月至大僕鼓則鼓人之所詔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為之○賈氏曰掌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樂師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學樂必須合於禮故入春官也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

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賈氏曰掌教野人國有祭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往舞○王昭禹曰兵舞干舞也山川為國阻固故以干舞之干之言扞也○史氏曰帗舞執五采繒如帗○王昭禹曰社稷土穀之神所以生養人者欲其無災害之厲民而有帗除之功帗有祓除之義也故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鄭康成曰羽析白羽為之形

如帗四方祭祀謂四望○王昭禹曰四方為國翼蔽故以羽舞之羽有翼蔽也○黄氏曰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為四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於鄉官者以此○鄭康成曰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史氏曰皇舞執五色如翟也

○鄭康成曰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鍔曰旱暵出於非常故不言祭祀而言事偶有是事則染羽為鳳凰之形以舞焉不象鳳者鳳雄而凰雌所以召陰而却陽也○易氏曰皇舞用於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義○鄭康成曰帗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陸佃曰有山川阻固然後可以保社稷有社稷然後可以有事于四方有事于四方然後可以待變事此舞師之舞先後為序也○賈氏曰按樂師六舞幷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

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以甲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
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甲者之子樂師教國子故有
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王氏詳說曰兵舞
用之山川矣司干云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賔饗是不
止於山川也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云掌羽舞及於
賔客饗食是不止於四方也此鼓人亦云祭祀百物
之神鼓兵舞帗舞者亦所以見其用之不一也但此
見於地官以地事與民事為主故耳山川社稷四方

地事也旱暵民事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鄭康成曰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易氏曰教之備鄉遂之舞所以待國事○鄭鍔曰四十人學舞之外有野人學舞者亦當教之以待闕人則用之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黄氏曰蜡祭百神與山林社稷四方有舞自餘防瀆表啜之屬不舞旱而祭其神舞祭百辟卿士不舞州

祭社舞黨祭禜族祭酺不舞故曰凡小祭祀不興舞

鄭曰王玄冕所祭非也王祭不使舞徒舞○易氏曰

鼓人於祭祀百物之神教兵舞帗舞此言不興舞者

謂其神雖在祀典而功不足以形容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曰爾牧來思何蓑

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賈氏曰牧人

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亦是地事故在此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鄭康成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黄氏曰牛人主牛則牧人惟牧馬羊豕犬雞五牲而已其曰六牲備言之耳○史氏曰祭祀之牲貴於牧養阜蕃者不以瘠薄待神祇祖考聖人之孝心也○鄭鍔曰非徒責以阜蕃又欲阜蕃其物蓋物者毛色之稱校人職曰種馬一物戎馬一物無羊詩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皆指毛色為物○鄭司農曰牷純也○愚按康成以牷為體完具若以下文用尨對牷司農之說是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史氏曰凡祀分陰陽者以天地則天陽而地陰以日月則日陽而月陰以宗廟則昭陽而穆陰○易氏曰騂者赤色之盛○劉氏曰周人尚赤故以騂為尊　黝者黑色之微○鄭鍔曰用騂豈徒色之赤哉必其毛純乎赤用黝豈徒色之黑哉必欲其毛純乎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黄不以黝

蓋陽祀以騂為主不必皆騂陰祀以黝為主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鄭鍔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黄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牴牾也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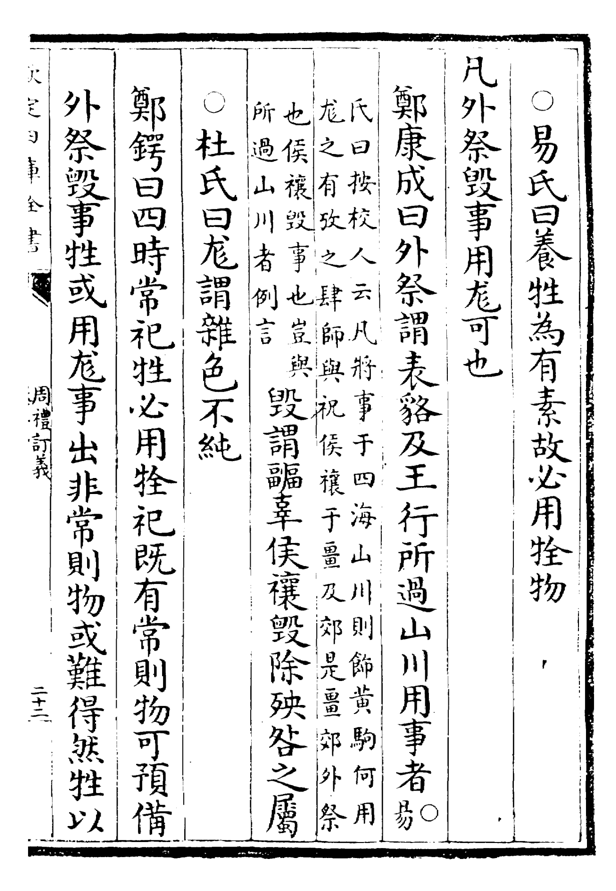
於泰壇祭天瘞埋於泰折祭地其文則俱用騂犢又與此用騂用黝之文不合余以為此乃為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犢之文連上讀之其說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耳安有天地異位騂黝異色而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之學此類多矣○方氏曰赤為陽之盛而蒼與青乃其類黑為陰之盛而黄與白乃其類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亦從其類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鄭康成曰望祀五嶽四鎮四瀆○鄭鍔曰各倣其方之色豈徒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哉必欲其毛之純乎青白赤黑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

黄氏曰時祀之牲總結上陽祀隂祀望祀皆四時所常祀山川四方百物包於其中矣此特見或騂或黝或各以其方之色皆用純對下文外祭毀事用尨耳



○易氏曰養牲為有素故必用牷物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鄭康成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易氏曰按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何用尨之有攷之肆師與祝侯禳于畺及郊是畺郊外祭也侯禳毀事也豈與所過山川者例言毀謂疈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

○杜氏曰尨謂雜色不純

鄭鍔曰四時常祀牲必用牷祀既有常則物可預備外祭毀事牲或用尨事出非常則物或難得然牲以

牷為貴用尨出於不得已故亦僅可而已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鄭鍔曰上既謂之牷物此又謂之犧牲蓋牷全也犧亦全也牷之為全者謂色之純犧之為全者謂體之具○鄭氏曰犧毛羽完具也周景王時賔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　犧體具矣色或不純牷則體全而色亦全也四時常祀用牷則不止於色之必純其體亦必全也凡祭祀之犧則體具而毛或不純亦無害此其語所以不同○鄭康成

曰授充人者當殊養之○易氏曰繫之充人潔之也所以致敬於神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鄭康成曰謂非時而祭祀者○賈氏曰若上文凡外祭毁事用尨可也○

王氏曰共奉之則非特共其牲又奉其事○史氏曰非時之祀共奉之而已不暇繫於充人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康成曰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

其犉犉者九十其餘多矣○賈氏曰鄭引詩者證經牛多故徒有二百人牧之也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鄭鍔曰周制有公家之牛有私家之牛祭祀以為犧牲者公牛也車輦出於鄉遂之民者私牛也○黄氏曰此與九職之牧分授牧田以養國牛故言公牛以別於民○史氏曰祭祀之物牛曰一元大武以六牲之中牛最大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牛者無所不用○王

昭禹曰六牲之奉屬於五官羊人犬人雞人止言共以有牧人養之也牛人養之而又共之未成牲謂之牛而牛人之所養不特以為牲故自享牛求牛牢禮積膳膳羞之牛皆以牛言之○賈氏曰政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史氏曰政令凡祭祀所用無所不掌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康成曰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史氏曰享牛謂所合共者若牧人時祀之牲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

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鄭鍔曰求索也記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是故祭之明日則索祭之亦謂之繹祭祭亦用牲則求牛為索祭之牛明矣○劉氏小傳曰享牛者享神之牛凡求讀如逑逑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禮言之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史氏曰求牛謂非時而須若牧人外祭毀事之尨是矣○黃氏曰求牛亦芻之備非時之須耶牧人所謂凡牲不繫者○鄭節卿曰牛有卜而後用者有用而不必卜者享牛卜而後用求牛用而不卜○黃氏

曰職如字不必改充人司門各共其職牧人備言之矣此省文耳○鄭康成曰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謂牧人充人○賈氏曰充人置樴入地之時樴樴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凡牲堪祭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即以樴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言之

鄭康成曰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鄭康成曰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

職曰主國五積膳所以閑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
牢○史氏曰既以生饋之又以熟進之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史氏曰饗食賓射講禮之時用也○賈氏曰饗者亨
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食禮九
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
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
燕禮皆有殽俎故有牛也膳羞之牛謂獻賓時宰夫

所進俎是也○王氏詳說曰既曰積膳之牛又曰膳羞之牛積膳謂共賔也膳羞謂獻賔也○鄭康成曰羞進也所進賔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膳羞者至獻賔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

軍事共其犒牛

鄭司農曰犒師之牛○項氏曰若鄭商以牛十二犒秦師

喪事共其奠牛

鄭康成曰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賈氏曰

喪中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亦有馬牲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

黃氏曰兵車輦也○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軍旅之賦取具於民矣此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則

公牛也馬牛車輦取具於民者乃私牛也○鄭康成曰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傍曰傍任猶用也○史氏曰牽傍載任引重致遠之時用也○黄氏曰載公任器則私任器出於民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音老以待事

鄭司農曰互謂楅衡之屬○鄭氏曰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賈氏曰始殺解體未薦之時縣于互　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易氏曰以待事則或剥或享或肆或將皆待之為有

素

史氏曰觀周官牛人所共非祭祀則賔客燕享軍旅初非為食用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所謂故其祭祀之時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劉執中曰牧人雖掌六牲猶牧之草野以適其性乃克阜蕃然未之芻也迨將用以為牲而係之于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鄭康成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史氏曰繫于牢者充人所躬親也○易氏曰充人受牛人牧人所授者而繫之也

鄭康成曰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王昭禹曰記曰三月繫又曰帝牲必在滌三月傳曰芻豢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旬浹在三月繫于牢之時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鄭康成曰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王昭禹曰五帝之祀先王之享宗廟人鬼之大者謂之正祭祀則非是謂之散祭祀宜矣猶舞非正舞則謂之散舞車非正車則謂之散車○鄭康成曰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曰使守門者養之○王氏詳說曰詩曰爾牧來思以薪以蒸是以牧人兼薪芻之事也此繫于國門使養之且使守門之人而兼牧人之

事此所以見隆古盛時之無間事也且莫間於牧人尤莫間於守門之人以其間而復役以他事而不以侵官離局為嫌者意有在矣

展牲則告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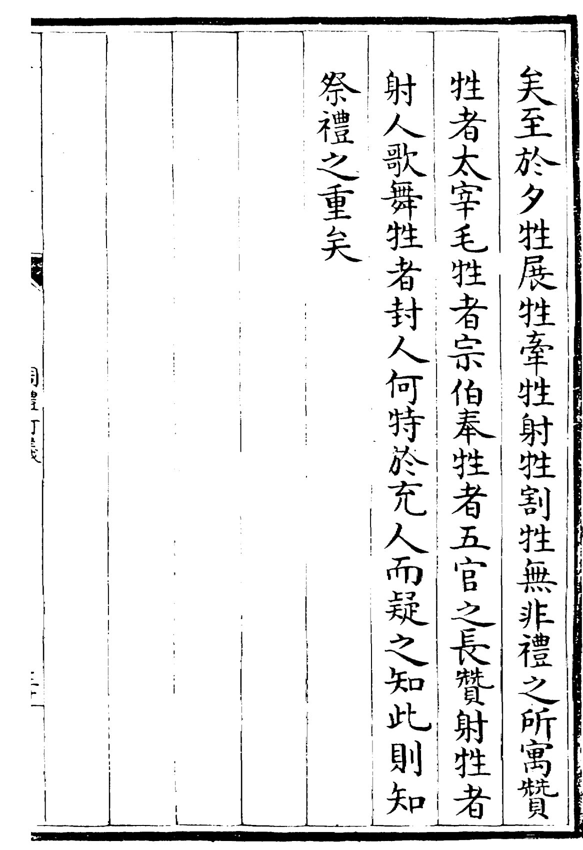
王昭禹曰展察視之也告牷告其色之純也肆師言祭祀展犧牲則展牲者肆師也充人則告牷而已

碩牲則贊

王昭禹曰碩大也所以告其體之充若左傳奉牲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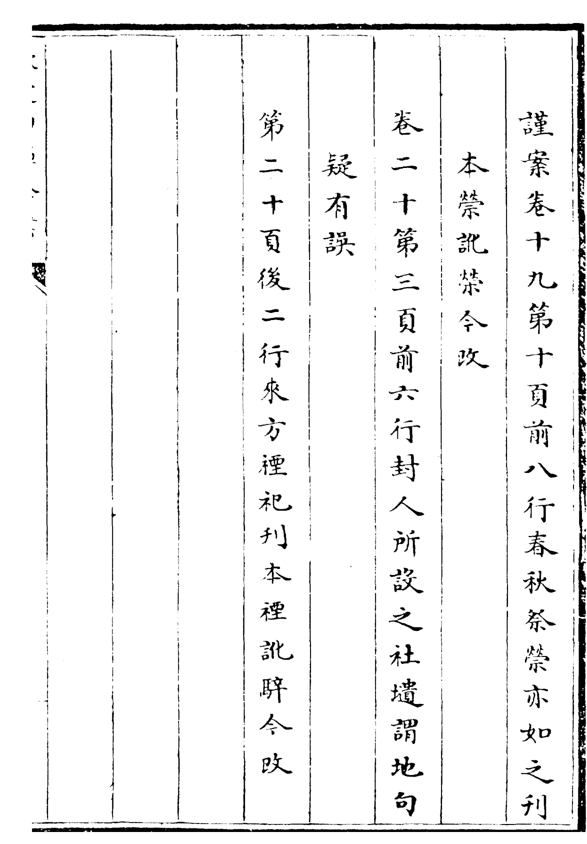
告曰博碩肥腯是已蓋君牽牲宗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饋食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則碩牲為贊宗人明矣

王氏詳說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則有視牲之禮矣擇其毛而卜之則有卜牲之禮矣吉然後養之則有養牲之禮矣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則有巡牲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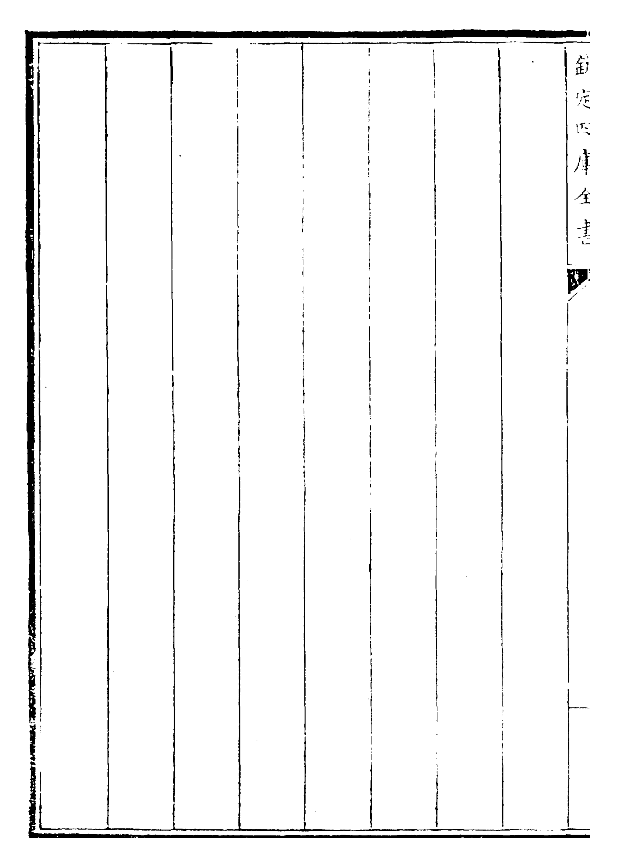
矣至於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之所寓贊牲者太宰毛牲者宗伯奉牲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何特於充人而疑之知此則知祭禮之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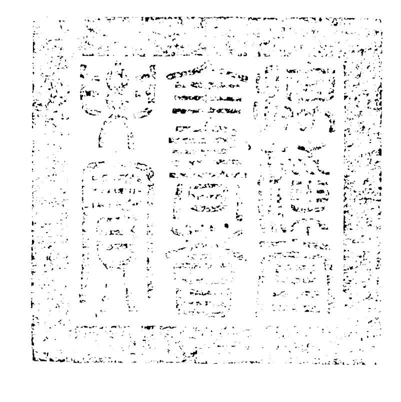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二十


謹案卷十九第十頁前八行春秋祭禜亦如之刋本禜訛禁今改

卷二十第三頁前六行封人所設之社壝謂地句疑有誤

第二十頁後二行來方禋祀刋本禋訛騂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謄錄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十七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二十一　　宋　王與之　撰

地官司徒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鄭鍔曰周制王畿之地不過千里可為井田者則授之鄉遂之民内自國中外至

疆地不可為井田之所量土所宜又為十有一等之田田或多寡而地有廣狹因其土之所能任而制為之法使地足以容田田足以出賦是故名官曰載師載如舟馬輕重畢載苟不量所載舟必溺如車馬輕重皆任苟不勝其任車必折

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賈氏曰任土即下文廛里任國中已下是也○薛氏曰載師掌任土之法則大而都鄙之長次而公邑之

吏下而逺郊之所授又其下而場圃廛里之所居皆所以為任土之法茍以為任民之法則十一之征井田之良法何至於二十而一與夫二十而五哉○鄭鍔曰載師之所任者十有一等之田法必因其土之廣狹使地足以容其田田制定而賦亦定矣故先言任田之地乃言任土之賦○王昭禹曰土有肥磽燥濕之不同則其所産亦不能無多寡有無之異宜因其有無多寡而為之度數焉是任土之法也如大宰之任萬民焉就其才之所能如禹貢之任土作貢焉因其土之所有各從其所宜而非以强之也○易氏曰有土

斯有物或宜於九穀或宜於果蓏或宜於鳥獸之類凡所謂地事者以此物之○鄭康成曰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王氏詳說曰物地之法見於載師又見於草人蓋載師物地以任其田草人物地以糞其種有事斯有職或職以耕事或職以牧養之事凡所謂地職者以此授之○黃氏曰待政令待稅斂之政令也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其他政令非載師之職也○易氏曰以待其令則令其所有如圃廛二十而一之類以待其政則正其所為如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之類以下經證之則地法可攷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張氏曰廛域中族居之名里郭内里居之稱○薛氏曰在市之屋曰廛在里之屋曰里其里受地視廛則所謂廛里者必聚廬托處於其肆者故曰任國中之地○鄭鍔曰廛以居商賈之貨里以為民庶之居○黄氏曰陳相願受一廛而為氓此廛蓋民居矣遂人曰五鄰為里其在鄉則五比為閭故曰鄉里在郊則曰郊里一也○賈氏曰廛里即孟子云五畝之宅者

以場圃任園地

薛平仲曰田不可種植妨五穀之生惟室廬之傍有園圃以毓草木於此則樹果蓏也常時則闢場為圃而種植九月則築圃以為場而納禾稼此則場圃同出於園地○鄭鍔曰場以登禾黍之入圃以為果蓏之區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黄氏曰宅田居於城郭之外者之宅地也書曰表厥宅里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不獨民也有士大夫有服公事者民曰廛士大夫曰宅通則皆曰宅廛有征而

宅無征城郭中不能容則居於外鄭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非也仕者世祿雖死祿猶及其子孫況老而致仕者固當給祿矣謂之宅田則非也鄭引宅者在邦在野止謂其家之所在耳豈凡稱宅者皆致仕者哉○陳及之曰宅田卿大夫之圭田○鄭康成曰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黄氏曰士田士之祿田也以其所入什一之稅給之諸侯班祿見孟子王國班祿亡不可攷圭田當在此○鄭司農曰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

之田○王氏詳說曰成周府史胥徒之外又有賈人是賈人之有事於縣官者也○黄氏曰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蓋謂農民既藝黍稷穀有餘則賣之易其所無者非謂且耕且販也○杜氏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王昭禹曰致仕者以備國之訪問士受職於朝賈列肆於市其田皆宜近故任以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鄭司農曰官田公家所耕田○王氏詳說曰藉田千

畝甸師耕之正公家所耕之田後鄭以此為庶人在官之田則公邑之田何所用乎甸稍縣正欲以禄府史胥徒也

王氏詳說曰先鄭牛田牧田說是也牛人養國之公牛牧人掌牧六牲無田何所取給乎後鄭以為畜牧者之家所受田非也牧人下士牛人中士三百六十之屬中士下士多矣何皆無田而獨於牛牧之家乎

鄭司農曰賞田賞賜之田〇賈氏曰即司勲之賞田也〇黄氏曰公卿大夫士

庶人於法應賞皆得有之

薛氏曰官田公家之田惟近則易以供不時之需賞田旌功之田惟近則易以給非常之賜牛田牧田則養公牛六畜惟近則易以供祭之用故曰任遠郊之地

陳君舉曰廛里不特國中有也而國中為多宅田士田賈田分散在甸稍縣都隨其所在給之不獨近郊有也而近郊為多官田牛田牧田賞田不獨遠郊有

也而遠郊為多凡以上田不以井為限所頒多寡而

載師徵其材賦故獨任之而民田不與焉鄭氏之說

不足采且以一端言之謂士田在近郊官田在遠郊

夫官府遍王畿之内若在五百里之間豈可受田於

近郊遠郊乎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黄氏曰郊外四甸之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

五千家餘地盡以為公邑自此至畿畺四處皆有公

邑故據此而言之○圖說曰特於甸地言者言公邑始於此○陳及之曰公邑之田謂在官之田未頒與人者○黄氏曰公邑對家邑為名甸田皆井授故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為丘乘之制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共車千乘鄭康成曰公邑六遂餘地非也甸為六遂無餘地蓋其居民一以遂人鄰里酇鄙縣遂之法施之以存卒伍之制其授田一以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之法施之以益丘乘之制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鄰長凡邑中之政相賛則所謂邑者乃參行於鄰里之中而六遂之地十二同止能容七萬五千家非若六鄉有餘民别而為四郊也其曰公邑以其屬天子也司馬法二百里為州者言其居民如鄉之州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居良反

黃氏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家邑大夫之食邑也其在畿外則為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食邑

非謂盡食其地葢亦使取公田之稅而食之有大夫士有府史胥徒皆當有祿盡取給於此而歸其餘於王故謂之稍專以稟祿為義也司馬法三百里曰野言其居民授田悉與甸同也甸為公邑稍為家邑公邑合而聽於遂人家邑離而聽於家大夫費郈武城莒父小都大夫之都鄭以為卿之采地非也卿受地視伯謂之縣者著野法也必著野法者見都鄙之猶有王田也大都公卿之都也公百里州公祭公伯七

十里不言七十里者合之於百里凡伯曰我居圉卒荒芮伯曰孔棘我圉圉畺也其曰畺者言為天子守封畺也又謂之都甸稍縣都猶縣之為縣也甸法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載師小都曰縣大都名皆互通都鄙之外一以丘甸之法治之故其名通稍不為邑縣畺不為都天子使吏治之而屬乎遂人遂人曰以達于畿是也鄭於遂人曰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非也○王昭禹曰自家邑至大都以官之最尊者與王子弟之愈親為外蓋其官最尊其親愈密則

其内之盡心於王為益至外之捍衛於國為益嚴

陸氏曰王制所謂縣内舉中言之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元士於此受可知凡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葢有通法存焉雖卿或在畺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易氏曰惟内諸侯以禄為主故所任之地與郊甸同謂之田○陳君舉曰古者采地未嘗世守若温原攢茅之田周武王嘗以封蘇忿生矣周襄王嘗以賜晉文公矣狐氏陽氏復受命

於晉以處之蓋更狐陽而後至郤氏郤氏而爭其田故單劉二公所以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此言一出足以破郤氏之貪於是晉侯俾勿爭若已識其機準是一事則知采地無世守也明矣

圖說曰四郊地居四同甸居十二同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共計百同之地此王畿所以為千里○陳君舉曰先儒以為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其言是也以為中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

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矣攷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公侯凡百里者田方百里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夫然後足以為天子都圻鎮撫天下矣若受田止於三百萬家則是方百里者三十七五十里者一耳安在其為方千里本根不强何以應千八百國之求乎先王以田制禄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之下士倍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計口受田積而上之度人情交際之廣狹裁其用度之多寡而受之為公侯者田不百里不足以待天子睦四鄰親九族守宗廟定社稷伯必七十里子男必五十里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若鄭氏劉歆之言乃連山川未審田之定數茫然依約以為國者也夫國之肥磽四方不同故大禹有九等之例後世亦有土色之辨因其地之肥磽以定田之廣狹百里之國

提封萬井是為定制豈有先定四封然後去山陵林
麓川澤又始以一易再易定其夫家之數乎井田封
國帝王之世系百世之根本若根本無法制則萬世
將如之何又諸公封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是方百
里者六五十里者一矣以鄭氏所言王畿計之合
六國諸侯已是與王敵矣尾大不掉豈先王良法
陳君舉曰或問載師凡地以何人耕曰只是使食公
田之稅耳且如古人以公田養士大夫之家仕宦於
朝則有常禄禄食如漢餐錢之類漢雖闕内侯亦未
嘗有地如二千石以下皆受穀於司農掌金穀之淵
唐室無賦禄之制但令以房廊錢自給當時雖有促

錢令史終唐之世賦禄不能定其實封有户者亦不過幾人至太祖始立禄格如俸錢供給錢者皆王介甫始制此事最是然其無收處却令州縣供給錢仰給於公使庫公使庫不能辨此其勢只得將軍資庫錢制而用之如此立法是教天下之人將軍資公使庫合而為一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司農曰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林氏曰載師任土有任其地之所居者有任其地之所征者自壥里至大都此任其地之所居者有遠近也自國宅至漆林此任其征之所出者有輕重也

鄭司農曰國宅城中宅也○鄭鍔曰民為國本本固則邦寧則國中所居蠲其賦而無征宜矣○鄭康成曰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劉氏曰謂國也宅也國即上文廛里任國中宅者上文宅田壥田宅田無征其餘皆有征矣此但覆觧上文自國至都征稅之差更無別少異而兩鄭之説俱非

賈氏曰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即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廛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為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也○黄氏曰廛稅有夫布以夫一廛為名與里布雜征居二十之一里布以里居為名蓋給閭里雜用共服器之屬孟子不欲以室廬蠶桑之稅病民故欲去之○鄭鍔曰園圃所産之利微市廛只以為居貨之所故二十而取一皆輕之也記者謂廛與陳相顧受一廛為氓之廛同非市廛也余以為既言國宅無征則廛里不當有賦

今有二十而一之賦其里非居之廛明矣商賈有門關之稅則居貨之所不得不輕之也愚按園廛亦闕之闕臣若焉闕國之圃周氏之注是也

黄氏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役多稅輕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去國益遠役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自甸而往通行公田九一之法蓋并雜徵為十二自郊至都役賦相乘除而通平然猶必優内也

陸氏曰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畝而徹賦民什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為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歸公

上大略如此

賈氏曰漆林之稅特重以其非人力所能作○鄭鍔曰漆之為物特為用之飾舜造漆器羣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不禁其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

陳君舉曰周制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而載師立法多寡不均蓋參之前文而得其說近郊十一則圭田之稅商賈之田稅所以輕者蓋圭田以當禄奉祭祀

商賈既有闗市之征不可重也逺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者之田賞田之稅畜牧之田稅所以比田稅差重者抑閒民及豪强之家也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公邑之田稅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歲貢什之二而有其八是亦優於畿外諸侯矣以上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取若井田則什一而稅智者不能易此說○又曰此九等之賦皆是公卿大夫所封之地在乎邑者其所得甚薄故以二十而一歸乎天子或封之以逺近之田者其所得厚乎邑故以十一而歸于天子至於封之以甸縣之都是封之以邑也

其所得厚乎田故以十二歸之天子至於漆林之征是其所受之邑其中有漆林之地故利為厚則以二十而五以取之

薛氏曰載師之法非取民之法乃任地之法耳國有宮室吏所治也故無征場圃者果蓏珍異之所出廛里者貨賄財利之所聚其利甚微而不可以厚斂故園廛二十而一宅則退政於朝士則列職於朝賈則服役於朝朝廷之所深卹者也雖受田不可以無稅而所取不可以過厚故近郊十一官田者公家所耕

之田賞田者賞賜所予之田牛田牧田牛牧所給之田彼皆得於在官之田雖斂之以稍厚不為過故逺郊二十而三至於六遂之餘地則公邑所受者為甚緊家邑小都大都之所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則受田者為尤富斂之雖加厚而亦不為刻故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若夫事漆林之末作而掌山澤者尤當抑末作而阨之以重斂故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其首曰凡任地則知其為凡任地者之賦也

陳君舉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以其一為畿内畿内之地方百里者百以其一為郊内鄉遂在焉此天子所自有也而近郊有宅田士田賈田遠郊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郊田亦或賦之諸臣而不皆治於天子之吏郊外唯公邑謂之甸所謂閒田也其餘以為家邑謂之稍大夫受之以為小都謂之縣卿受之以為大都謂之畺公受之凡此皆封君也各衣食其租稅以歲時頗有入於王府則近郊十共其一遠郊

二十共其三稍甸縣都皆十共二是謂九賦蓋輸公上者㕓㕓如此由此觀之以方千里者九而天子所自有其一誠非自封殖以縱其欲徒以具百官成六軍受四方會朝焉耳等而下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其君毋過十卿禄卿一旅之田大夫一卒之田而又都城過百雉伐冰之家畜牛羊則於禮為大禁大抵大小相維而不相殊絶是之謂均茍不均則自天子達諸侯不得專有之是故山澤不以

肦采地之内有漆林焉則倍蓰其征虞衡雖王官然其歲入非喪紀勿用以經攷之九州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而詩不以圃田繫鄭春秋不以沙鹿繫晉畧可觀矣周季諸侯始擅不肦之利齊幹山海桃林之塞郇瑕之地晉實私之僭侈滋甚往往稱霸甚者至周歲貢百二十金於魏以易温囿秦人痛懲之罷侯置守以養千八百國之君者養一人而山澤陂池之入特為禁錢屬少府由是人主獨富强

而郡縣單弱天下之禍初起於匹夫然後知周過其歷秦不及期非但仁義之澤不同亦制度之異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黄氏曰里布出於蠶桑宅雖不毛猶出里布屋粟出於藝植田雖不耕猶出屋粟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復有此稅以夫屋為名所以給施散若今之義倉歟民無宅則無里布無田則無屋粟

然必出夫家之征在國則出十一之貢在野則出九一之賦一夫百畝之所任家征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視其費為之數○王氏詳說曰里者方里而井之里何必以為二十五家為里布者布緫也何必以口賦出泉為布且比共吉凶二服是里布所罰以為吉凶二服有宅則有宅征有田與夫家則有田夫家之稅雖因而罰之但屋粟與夫家之征為常法而里布為非常法故屋粟夫家之征言出而里布言有有者不宜有也後世以里布為常法故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民皆願為之氓唐時調法有家則有調而使之出絹去成周法意遠矣

薛氏曰學者為之辭曰抑末作也激游手也抑不思

彼無生息蕃養之源而蹙之以刻剥之政民將何所出乎且閭師於不植者無椁而已載師則使出二十五家之布閭師於不耕者祭無盛而已載師則使出三夫之稅閭師無職者出夫布而已載師則使出夫家之征何同情而異罰乎所謂宅不毛田不耕與夫民無職事者非為民而言為任地者言耳謂夫都家之長公邑之吏近郊遠郊之所授皆任地者也彼既任是地則當墾闢田野教督耕桑可也今都鄙郊甸

之中猶有不毛之宅不耕之田無職事之民則是上忘於職而忽於政故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有屋粟之罰民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夫家之征夫然後為君者不虐於誅斂任地者不困於供輸何者謂所生足以給所取也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在諸侯如此則其於郊甸都鄙者可知○陳君舉曰閭師之罰罰庶民受井田者載師之罰

罰有官職及閒民商賈也若圭田賞田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商賈之田畜牧之田庶民在官之田何以罰之特重葢有官者怙勢豪横給以田而不耕授之宅而不毛則剥下虧上多矣庶人在官而不知耕則横取强斂多矣商賈之家畜牧之家有田而不知耕則逐利甚矣凡此皆先王所甚惡故罰之特重也

以時徵其賦

易氏曰徵其賦者謂任地之正賦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當時不常有故不立為一定之法○鄭鍔曰徵之必以時則上不病國下不病民

陳君舉曰冢宰制國用而財計萃於地官所謂九功

者六鄉之中農圃工商山澤之賦閭師掌之九賦者
廛里及畺士之有田至於都鄙者之賦載師掌之其
市征廛人掌之其野斂縣師旅師掌之徵至於薪芻
角羽荼炭之斂各有其人而其歲入泉在泉府穀在
倉廩人委積之守在遺人皆司徒之屬而天官大府
之所受特市事貨賄之入然後知冢宰制國用者非
但二三府區區出内蓋兼總貢賦功之入而以九式
出之以下大夫二人為司會治其最凡焉而以萬目

付有司要其財守則固地官之職也周之大計富藏天下不盡歸之公上自九職九貢既皆不領於朝廷之經費而以九賦當歲之百須雖天子不得以意增損於其間者則以其藏在羣有司其節在大臣故也藏在羣有司雖大臣不能侵官以順適其上節在大臣雖羣有司之積若丘山而不敢專輙於下然則分隷二卿示公共防踰越而冡宰所以為獨制國用也歟周之大政令每如此今見於詩書周公召公並相

成王而洛師之役召公先相宅及周公涖卜而後丕作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宮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為司馬而整六師者大師皇父也是謂一相處內無所不統不但理財然也秦兼天下山海池澤之稅屬於少府以給共養謂之禁錢其屬自為尚書蓋周司會之官則是自會其所司不隸丞相漢文帝問丞相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陳平對以責治粟內史內史今大農也而不及少府則

少府為天子私藏雖丞相有不得與聞者而利權始分矣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陳及之曰閭師徵國中及四郊之稅縣師徵野之稅皆民田什一而稅者也○鄭鍔曰或謂六鄉之中二十五家同一閭各設閭胥以統治之矣又有閭師之官何也蓋閭胥所掌者一閭之征令閭師則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

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此其職之所以不同也然六鄉有比閭族黨之名獨取閭以名官者康成謂征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其説恐未盡何則比閭族黨之官無非親民者不獨閭為近民之官而已嘗以縣師觀之有四甸之縣有五鄙之縣有小都之縣而掌征邑之貢賦者則以縣師名之謂其在四百里之地四甸五鄙小都之縣俱可總於是故也若夫五比之家則合而為一閭閭之百家則合

而為一族族之五百家則合而為一黨小而一比則未成為閭大而族黨則各同出一閭欲知民數以任其力而征其賦必當出入乎閭巷之間然後知之為甚悉名閭之意殆由此爾閭師之任既為匪輕故雖以中士為之而命名曰師宜矣○鄭景望曰後世㴶科之法縣以戶長保長率十人催二三百家之稅既已難矣而定役者止據物力之高下而不問其居舍之遠野故在遠郊而催城中之租居東鄉而督西保之稅姓名居里之不可識逃亡死絶之不可知而破家蕩産之害相尋役法之為民病也深矣或曰近世三十甲之說亦近於五比為閭之意夫何行之而猶病曰聯民者不異廛

野役民者不本保伍雖以一夫徵十夫之稅而越竟奔走之勞死徙代納之害猶前耳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賈氏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

鄭鍔曰內而國中遠而四郊有人民焉為邦之本有六畜焉為家之資當悉知其多寡之數然後可量其力之所能任○易氏曰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則知其力之為有餘由是任民則農圃之事以至虞衡之事皆其力之所及耕植之貢以至山澤之貢皆其力之所出量其地然後任以事任以事然後可以待上之政令而責其出賦以供在上者為無愧在民者乃無怨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鄭康成曰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易氏曰大宰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職閭師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貢惟閭師以貢而論則山澤之職無慮數萬此所以列虞衡為二○鄭鍔曰山澤所出不同其職可以兼言其貢則不得不分也疏材之利毫末而已此所以不言臣妾○劉氏曰臣妾各有所隸而無地職以任其力也然九職以虞衡為次此以虞衡為後亦山澤之利與民共之

黄氏曰凡任民國中九職雜居與野不同其授地或

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皆使什一自賦圃牧
工賈則皆視農夫百畝各足以致其一夫之力而什
貢其一畿内無貢謂之貢者言下之所以奉其上也
國中貢即賦也什一自賦其實夏法
鄭鍔曰或謂龍子以為治地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
歲之中以為常以為樂歲寡取凶年取盈周人用徹
法今乃有閭師之貢何也余攷康成之説周制畿内
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攷儒者之説謂大

宰任三農之法是助法其法藉而不稅載師任地之法是貢法其法稅而不藉畿内自有貢法助法不然則閭師之於國中四郊何以有貢耶余謂貢法用於餘地不耕田之處助法用於鄉遂為井田之處

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鍔曰所謂無職則指閒民為臣妾耳臣妾者八職之所役閒民者八職之所恃初無可貢者特使之出一夫之布蓋使出一夫算口之泉與里布夫家之征

異矣然此布非罰布也亦以出為言者旣謂之無職殆亦不宜出者也不宜出而出之亦勉之使勵勤耳

○楊氏曰大宰九職九曰閒民雖無常職而使之轉移執事是亦有職也閭師之任民以時征其財則八職之民皆有常職矣凡無職者亦使之出夫布則閭師之征賦亦非不及閒民也先王任民其詳至於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財雖婦亦各有職不蠶則不帛不績則不衰故夫耕婦蠶以共衣食無敢不自力者此黎民所以不飢不寒養生喪死而無憾也夫惰農自安不容於先王之時豈閭師任民而不及閒民哉葢閭師任民以征賦為主而轉移執事已列於九職之末故不言也○黄氏曰凡民職業雖不同而皆受廛居作受廛者必有夫布閒民雖不受廛亦必出夫布如有職業者此所以懲之也○王昭禹曰大

宰嘗以九職任萬民大司徒頒九職三事以登萬民則任民以九職為本以三事為輔無職者謂無事於九職也宜有以阨之使任職焉故罰之使出夫布載師言里布者罰出居里之布此言夫布者罰出夫丁之布○林氏曰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所以懲游惰至漢始一槩為算賦故高帝紀書云初算賦蓋譏變古重斂害民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鄭鍔曰先王使民植桑種麻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者使之養生喪死無憾然人之情好逸惡勞欲其

不惰於本業非有以罰之則有所不勉蓋庶人之家五母雞二母彘畜以為牲不畜則使其祭不得用牲耕以供粢盛不耕則使其祭不得用盛〇鄭康成曰盛黍稷也不種植則使其死也有棺而不得用椁〇鄭康成曰椁周棺也不蠶桑則使其衣不得衣帛不績其麻則使其喪不得衣衰凡皆所以恥之〇易氏曰人孰不念其先亦孰不愛其身於此缺焉能無愧乎玉藻云惰游之冠垂緌五寸亦皆所以愧之也愧之也者勉其怠而作其力也〇黄氏曰工賈皆不耕豈可以使祭無盛儒不耕而食孟子所謂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固得通功易事

也

○鄭景望曰老不帛死不椁喪不衰祭不牲不盛民之所以養生喪死厚終追遠情之所甚不忍咸無焉則罰而懲之不亦甚哉夫然後各致其力而野無曠土各率其職而國無游民衣食足於下貢賦裕於上夫先王之政本以養民因資其力以養國故凡一予一奪一勸一懲皆以豐其原培其本後世任民無政勵民無術予奪勸懲一皆為取民而設民生無以養死無所葬水旱飢饉枕藉溝壑莫之問而取民之

法顧曰益苛牧民之吏顧曰益悫不亦異乎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

○黄氏曰縣師鄉官也而掌天下地域人民六畜車輦之數及徴野之貢賦猶以内統外也以縣為官取四甸為縣之義丘乘之制貢賦之法於是詳焉○王氏詳説曰此天子所以謂之縣官○鄭鍔

曰耕牧之地有名縣者四甸為縣是也六遂之地有名縣者五鄙為縣是也采邑之地有名縣者小都之

田任縣地是也此縣師之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亦名曰縣與上所言三縣之名則同其實則異何以言之王國百里之外為六遂又其外為小都大都尚有餘地不以封人者則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焉其官名曰縣師則近而四甸之縣遠而五鄙之縣又遠而小都之縣凡所謂公邑者皆總統於是鄭司農謂四百里曰縣者正謂是也○陳君舉曰周制以載師専管在官人祿地租賦以閭師専管農田

租賦至縣師又通管軍政及野賦甸稍縣都大宰皆是受分地人其中閒田則領於王官亦以鄉遂之法治之至於鄉遂只是邦畿之内分擘閭師四郊縣師郊里管仲三分國之法正是鄉遂法五鄙之法正是甸稍縣都法但其制頗有團併以規利整促以便用兵處非先王立法之意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

詔廢置

賈氏曰稽計所計之數皆知之

吕氏曰先王自封建諸侯外有閒田散在諸侯之國或謂諸侯有罪則削其地以為閒田若有功則以閒田增封之天子平時各命王官以掌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兼天下之閒田以總其目此皆古人封建相維之意○鄭鍔曰邦國者畿外之諸侯都鄙者畿内之小都大都稍者大夫之家邑甸

者六鄉之井地郊里則自國中以至六鄉其地域不為不廣○鄭康成曰郊里郊所居○項氏曰如一里九夫其夫家人民○王氏曰人民在夫家六畜之中則是民之隸也質人所謂人民同意○項氏曰如一家九夫田萊之數不為不多○項氏曰如田百畝萊五十畝之類○鄭氏曰萊休不耕者其畜車輦不為不衆如使縣師盡得而掌之又從而辨之從而稽之非司徒而何然其所掌者止於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則知其不同於司徒矣○史氏曰夫家人民之增損田萊之荒闢六畜之登耗車輦之備乏

必待三年大比而稽攷於是羣吏始從而廢置則其法畧於官府鄉遂矣○鄭鍔曰遠而邦國近而都鄙與夫稍甸郊里之地俱有公邑則俱有羣吏吏有勤有怠則宜有廢有置以勸激之詎可以為餘地而不攷之哉縣師於大比之年從而攷之知其勤則詔王以置之知其怠則詔王以廢之夫如是孰敢不留意於王事哉説者以為鄉師之職歲終考六鄉之治以詔誅賞奚為縣師獨於大比則以詔廢置而不及誅

賞無乃公邑之法獨異於六鄉乎余以廢置視誅賞為輕誅賞視廢置為重鄉師為六鄉之老而縣師乃公邑之官縣師止於專治公邑而鄉師於事無所不攷縣師亦鄉師所稽故縣師於廢置之輕者可得而詔若夫誅賞之重有不得而與焉縣師於大比詔其輕鄉師於大比詔其重職有尊卑理亦宜然孰謂公邑之羣吏獨無誅賞以馭之哉

黄氏曰此天下軍籍也其序自外及内著其為一法

也調發多用外兵止及郊里六鄉之軍司馬不得而徵發之也六鄉之軍專衛王大比小司徒已攷四郊之吏縣師亦攷之者小司徒掌教縣師掌斂其賦各行其職必攷察之而後其事嚴整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易氏曰戒者戒其豫備○黄氏曰司馬主兵其令不

得直行於天下必有縣師關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為兵而主民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作起也起其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法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都野法車人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為卒伍故於此皆以司馬之法會之五人為伍百人為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百人為卒鄉為四閭野為四里車徒異部多少稱事○王氏曰車有車之卒伍若司右所謂合車之卒伍是也人有人之

卒伍若小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是也○鄭鍔曰周制以軍旅會同田役為國之大事不惟須衆庶以為用而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不得以不備不惟取於六鄉之民亦有時用公邑之民六鄉之吏帥之而至以聽司徒之政令公邑之民為司馬者得而用之縣師聞有是戒則往受其法以作公邑之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之卒伍又會其人之卒伍有旗以為之指麾有鼓以為之號令有弓矢殳矛戈戟以為之擊刺使之各備其物

然後帥之以至○黄氏曰郊野兵稍人帥之邦國都鄙各從其主兵其吏帥之先儒謂鄉師以旗致萬民則師而至者謂致於鄉師也余以為六鄉之民鄉師之所統治則民宜致於鄉師若夫公邑之民非鄉師之所統治而用民之法本受於司馬則此所謂師而至者宜致於司馬若受法於此而致民於彼則調發之多少孰從而知之哉嘗攷稍人之職掌令丘乘之政令者也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以聽於

司馬夫以稍人受法於縣師縣師受法於司馬上下相統出於一律安有受司馬之法乃帥而至於鄉師乎先儒之説陋於是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賈氏曰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王昭禹曰縣師掌閒田之地内自郊里外及邦國凡餘地皆在所掌則凡造都邑者合天下閒田言之○鄭鍔曰大司徒言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此又

言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何也司徒所造者畿内三等之采地縣師所造者公邑之地造都邑將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惡可不量其地之廣狹五地之物所生異宜惡可不辨其物之名色○鄭康成曰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家邑之里二十五小都五十大都百烏可不制其域之小大封都邑者必有定制故皆以制其域為言○王昭禹曰制其域則為之立疆界大小之限若夫大司徒言以室數制之即此所謂量其地言以土宜之法辨

其名物即此所謂辨其物造之之法則同所造之地則不同所以各言之○黄氏曰凡造都鄙鄉法卒伍令賦邑野法丘乗令賦調發徵斂皆當用之故其所授民皆有數而不使其地有餘不足量其地知其所能容辨其物知其易不易

以歳時徵野之賦貢

鄭鍔曰貢賦之出於野者必當以時征之不先時以困民所無不後時以失民所有乃所以恵吾民也説者謂載師閭師皆言以時征其賦此獨言以時征野之貢賦何也載師所征者任地之賦閭師所征者國

中四郊之賦縣師征公邑之賦貢其地乃公邑之閒田故特言野以别之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掌施惠以振救故以遺人名官○薛平仲曰取之於民而不知所以予之則施報之義乖予之於民而不知所以均之則公平之義泯遺人必繼於此者先王所以示施報之義均人又繼於後者先王

所以示公平之義夫風俗之不善不由於施報之義乖則原於公平之義泯先王設官以寓教而動化風俗之機每形於不言之表則亦何往而非教哉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王昭禹曰言邦之委積以别於諸侯國也○賈氏曰此與下為總目○鄭鍔曰先王仁政務在利人而已憫其不足必施惠以予之又謂用物不足則惠有時而窮欲其不窮則其積也宜厚故立遺人之官使掌

邦之委積欲其積之有素然積於此者有限待事之來也不一以一方之積將以施無窮之惠不可也故所積各有地因其地之物以待其地之事則物不匱而惠不竭故自鄉里而下各有委積以待事○黃氏曰鄭謂餘法用非也廩人匪頒賙賜未有所指授儲之以待故可謂之餘法用穀不足則可止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不可已者如郊里委積以待賓客豈餘法用邦又縣委以待凶荒今亦以穀不足而不出可

歟大抵司徒教民相賙相救民力之所不能任與其所當任老孤羈旅國皆自當任之本文王惠鮮鰥寡之政國用之不可已者常時給養之一旦以穀不足而止則皆當為餓莩此遺人委積稟人匪頒賙賜皆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之大略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遺人所當用者亦必皆有餘蓄雖凶荒穀不足不得止也遺人與閭師縣師為聯閭師徵鄉賦縣師徵野賦其事相關郊外曰野五鄙為鄙委人以

甸聚待羇旅野鄙即甸也稍無委積稍賦專給廪禄宜無餘也凡委積道遠則移用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鄭康成曰鄉里鄉所居也○賈氏曰鄉里謂國中○鄭康成曰囏阨猶困乏○鄭鍔曰鄉里之委積出於農民之力農有囏阨則取以賑恤之出於民還以與民○史氏曰方其囏阨豈暇遠𢙣即其居而予之取其近也○王氏曰恤民之囏阨則司救所謂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也國及郊野以鄉里為中故恤民之囏阨宜以鄉里之委積

門闗之委積以養老孤

賈氏曰門謂十二國門闗十二闗門出入皆有税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鄭鍔曰門闗之委積出於商旅之利父老死於王事而其子孫子死於王事而其父老皆死義之家也取諸此以養之使民知利不勝義所以激天下之大義也

郊野之委積以待覊客

王昭禹曰近郊五十里六鄉在焉遠郊百里六遂在焉謂之郊里則異於鄉里以在鄉遂之間言之○賈氏曰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以待賔客其賔客至郊與王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稟餼○鄭鍔曰芻薪禾米賔客道路之所須而郊勞之禮實在乎此故積於郊里以待之○王昭禹曰司徒大賔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賔客令野修道委積野指郊里之地言之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

賈氏曰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王昭禹曰遂地謂之野合五鄙而

為鄙則野鄙為遂地明矣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亦可兼公邑在甸地者

鄭鍔曰康成謂羇旅為過行寄止者以經攷之乃旅師之所謂新甿蓋羇旅無定名此乃自遠方新徙而來至於六遂未授田之人如王制所謂自諸侯來徙於家者也田雖未授身留於此則用野鄙之委積待之宜矣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賈氏曰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特於此三處言凶荒者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内取之畿内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即通給解之○鄭鍔曰凶荒則流離入關者多矣故積於縣都以待之如漢時關東水旱流民入關中仰食之類即都鄙之境上以賙恤之不來萃於京師○李景齊曰司徒荒政所以散利或者取具於此歟

史氏曰郊里則遠井邑矣賔客不常至野鄙則遠廛市矣羇旅不常有縣都則遠鄉遂矣凶荒不常見皆俟時而予之故云待也

劉氏曰曰恤者非恤不可行曰養者直以充其生待者必有以待之皆互文以相見

鄭鍔曰凡此五地委積出於民耶出於官耶以司門觀之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則關門之委積由此若夫其他余以謂三年九年耕所餘之粟皆積於此

凡賔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

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賈氏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此經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王昭禹曰衆之所至必有所須故道路皆有委積以待之○鄭鍔曰賔客之往來會同之畢至師役之竭作其人衆矣道途之所須寢食之不便其何以行之哉遺人之官自國門之外野中之道十里以至三十里三十里以至五十里近則有廬○鄭康成曰廬若今野候徙有庌也○王

氏曰廬小室十里可以飲食而息焉○史氏曰勞其飢渴也遠則有宿○鄭康成曰宿可以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王氏曰三十里則可以宿焉故為大室○史氏曰備其乏絶又遠有市廬則具飲食以待之宿有路室路室則有委以待之市有候館○王氏曰五十里則四旁皆可以日中至焉故有市也可以候賓旅而館之焉○王昭禹曰先言廬後言館則廬小而館大候館則有積以待之如是則日無飢渴之憂夜有寢處之便適千里者無宿舂糧之勞亦不至於暴露而茇舍則孰憚於從王事哉然必以三十五十里為率者正師行不過三十里吉行不

過五十里之法以五十里計之則一市之閒有三廬一宿三廬各為飲食蓋所給者賔客會同師役之主將

黄氏曰國中賔客禮積有司供見大行人軍旅糧食廪人供自甸而往其廬有路室有候館自國野達于天下

薛氏曰成周封建之制自諸侯禄地及禄士之外其閒田之歸於公上者雖領於王官皆藏於天下故自

都達境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凡糗糧芻茭具焉以待軍旅故周禮一書經國之用具於九式而軍旅無與葢所以藏富於民而不明民以用武攷之於詩疆埸有積倉之具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而左氏亦云衞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夫倉積於𦤎糧峙於申會蒐之備達於衞境天下之賦藏略可覩矣下至春秋猶有存者齊侯之師僖四年陳鄭共其資糧扉屨晉入楚境輒得館穀奈何王綱

解紐官守曠𠾏諸侯遂得以私治其財自用其兵至於京師之饑告飢於列國之晉先王之政掃地矣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鄭鍔曰巡而比之則所積常有其物○王昭禹曰以校敘其多寡○史氏曰不使過數　又以時頒之則施惠不失其時○王昭禹曰豫備其所須則物足以給其求而無乏事矣　由此觀之周人豈欲多藏為富國之計哉後世頭會箕斂損下益上錢貫朽粟紅腐陳陳相因者固不無也水旱凶荒老孤流離死溝壑者

不少以遺人之官廢故也余觀左氏載單襄公假道陳以聘楚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謂其滅先王之官必有大咎則賔客館宿之廢又非一日矣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王昭禹曰謂之均人則無所不均與土均異矣均人所均以人為主土均所均以地為主○史氏曰先王立均人所以均人民人民所

食者在乎地故地政地守地職皆由此均焉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賈氏曰均人所均地政以下總均畿內鄉遂及公邑○鄭鍔曰地政欲取於地者均也政或為正或為征此均地政均力政宜依康成為征蓋攷下公旬用民之曰知此政當為征地守欲制其域者均也○賈氏曰謂畿內川衡山虞澤虞皆遣其地之人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地職欲於任其事者均也○賈氏曰若農圃之屬均人民牛馬車輦之

力政欲用其力者均也○鄭康成曰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黄氏曰均人掌均力政自國中推行之於天下猶閭師之民職縣師之軍賦遺人之委積也周禮地職必聯地守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地其政本通而虞衡之地必常辨之不使與民雜因其地之多寡媺惡而均之必使一夫之所受皆足以食其一家不使有餘不足相懸絶是故地政均則地守地職可均矣

民之作業不同必使皆得自盡其力而後任公家之事為之程等與貢稅相補除不使輕重勞逸不相侔是故地守地職均而後力役可均矣力政力役之政令不必改字○王氏曰地政上所以正下地守地職下所以供上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則征於地守地職之人而已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鄭康成曰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也○劉執中曰旬猶周徧也謂均其民力周徧皆用其三日焉○鄭鍔曰或謂周禮一經於徒役之事以為用民之力事之至大故屢言之今觀均人視歲上下為用民之節不過一日二日三日之差奚為其然余嘗論之是說自前漢始文帝集諸儒刺六經作王制以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自是學者不敢違鄭康成覺其不通遂改旬為均曰公事

均用三日余嘗笑其鑿古者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昬正而栽日南至而畢故衛文公楚宮之作仰占定星之中詩人以謂得其時制則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十月之候營室之中也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矣年豐則食有餘多用其力不為虐也一旬而二日則一月六日計冬之三月則十八日矣中年食少歉減豐年三分之一也一句一日則一月三日計冬之三月則九日矣無

年而力役不作減三分之二如以為一歲不過三日
奚必諄複作經屢言役事之為大乎
陳及之曰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之事師旅行役遠
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能以歲三日為斷或謂
此非師旅行役則人主用民力荒矣殊不知師旅行
役之事非歲所常有就使有之則其調發自有定制
東征之師三年而歸采薇首尾一年何謂三日審如
是說則無年公旬用一日苟有門庭之寇如東郊之

患涇陽之患一日惡可集事是皆書生之說也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則力征豈不與戎事異乎陳君舉則曰古者民年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其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征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軍事不得以時日為斷雖愚者亦知其說鄉大夫云國中二十而征野十五而征夫年十五而使之力役非人情矣當以二十為

斷六十而免在官者四十年林勳本政書曰凡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為聯歲輪一人祗役一月周而復始凡執役在官則其九人各於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如此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番之冗公私各得其所周禮所謂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也想先王用民大要如是若每人役其三日煩擾為甚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賈氏曰凶札即廩人不能人二鬴之歲○王昭禹曰荒政所謂弛

力

鄭康成曰無財賦恤其乏用也財賦九賦也○王氏曰荒政所謂薄征○李景齊曰民方資利以自贍安可以稅斂重擾之乎故無財賦

鄭康成曰不收山澤及地稅○王氏曰荒政所謂散利也○李景齊曰有地守地職則有貢矣不收則不責其貢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李景齊曰有財賦地守地職之事則必有政不均地政則盡弛之

黄氏曰特言無財賦者國中九職蓋有不授地而出征賦者如百工商賈閒民夫布皆是凶札無財賦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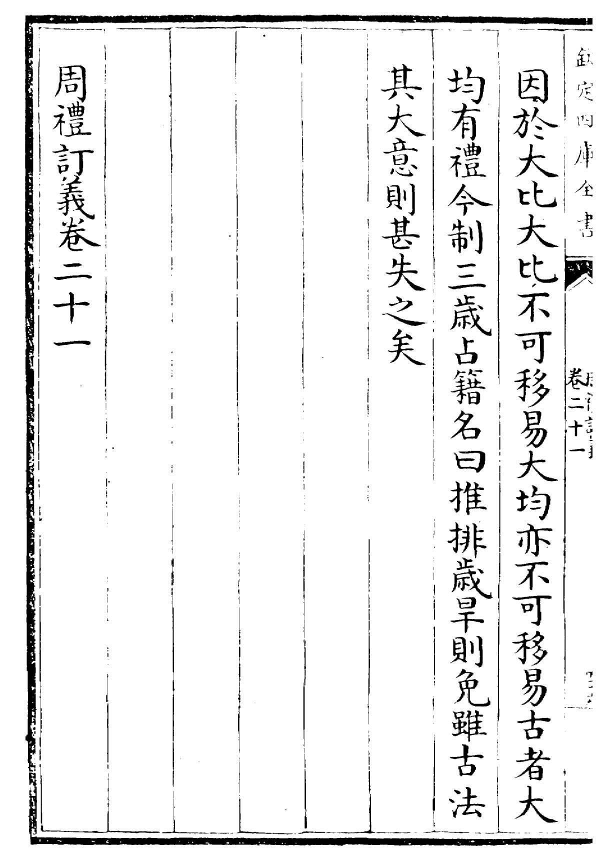
見於經者闗市不征是也均人掌均力政凶札舍力役是其職也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無預於均人其言此者葢為均地政凶札最先舍力政甚則弛財賦又甚則不收山澤及地稅至此則不均地政每歲均之其中不免常有小小變易則亦常常均之凶札未至於不收地守地職則亦均之不均者不擾動之也力稅役賦皆免地政不均可也

李景齊曰一歲之入固國用所由以給今以凶札而

悉弛之則何以供一歲之入是以見先王之備凶荒者畜積有素矣

三年大比則大均

鄭鍔曰上文凶札之故而不均特權時之變耳久而不修則法浸以壞故於三年大比時則大均不以一時之變廢萬世之常此紀綱所以不壞也○鄭康成曰有年無年太平計之若久不修則數或缺○劉執中曰謂國之力役事寡而民之力政尚多三年用民而猶有未役者故大比之三年之外取其未役者役之所以能盡公旬三日之法○黄氏曰大均



因於大比大比不可移易大均亦不可移易古者大均有禮今制三歲占籍名曰推排歲旱則免雖古法其大意則甚失之矣

周禮訂義卷二十一